

醫林蒼萃

沙孟海題



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浙江分会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 编



贈閱

請批閱 請交

浙江省中醫研究所圖書資料室

医林荟萃

——浙江省名老中医学学术经验选编第六辑——

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浙江分会编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

浙江省卫生厅

ZV48/26

范文甫学术经验专辑



斯何人哉留而文成

讀書不勤日替者苦

見得思義律金如玉

在左國窮打世無補

笑我平生何不悟喜

何山園題屋廡

丙子秋書

文成題詩於書有之

编写说明

范文甫为我省近代名医。执业四十余年，起沉疴，挽垂危，蜚声杏林，颇负时望。门墙桃李，遍及江浙。临床擅用长沙方，时人咸以经方家目之。其医案多要言不繁，而能洞中肯綮。一九八二年吴涵秋、李庆坪等曾在《上海中医药杂志》及上海中医学院所编《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中发表了先生部分医案，同年宁波市卫生局也选编了《范文甫医案》，由浙江省中医院魏长春副院长审阅加按，付梓刊出。为了客观、准确、科学地反映出范文甫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兹据新收集到的四十七册门诊稿，十二册出诊稿，以及医话、轶事等抄本，又进行了较系统的总结和整理。

本辑分生平事迹、学术思想、临床经验、医案选编及附编等五个部分。参加编写工作的有徐文达、张子久、贝时英、王明如、张迪蛟、吕直、吕志连等同志，并承钟一棠、张沛虬、罗仲丹、魏治平等同志指导，又得到范氏门人李庆坪、张百川、王华英、姚渭木、王志均、虞志瑞、孙幼立、朱宝楚等老中医热情帮助和宁波市、地、慈溪、余姚县等卫生局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

浙江省宁波市中医学会

一九八二年六月

目 录

范氏生平简介	(1)
学术思想探讨	(7)
学宗经典 旁参诸家	(7)
天人合一 注重运气	(11)
四诊合参 尤重望诊	(14)
擅于治寒 长于治温	(16)
善用古方 好投峻剂	(19)
活法随机 出奇制胜	(22)
病有内外 整体则一	(23)
临床经验选介	(25)
外感热病的治疗经验	(25)
内伤杂病的治疗经验	(31)
外科疡症的治疗经验	(38)
妇女病的治疗经验	(41)
活血化痰法的临床应用	(45)
医案选编	(50)
(伤 寒)	
太阳病	(50)
阳明病	(57)
少阳病	(61)

太阴病	(62)
少阴病	(63)
厥阴病	(65)

(温 病)

风温	(66)
春温	(69)
暑温	(76)
湿温	(78)
伏暑	(83)
秋燥	(85)
冬温	(87)
温毒	(88)
温疫	(91)
麻疹	(92)

(杂 病)

痰饮	(94)
咳嗽	(97)
失音	(99)
乳蛾	(101)
胸痹	(102)
胃脘痛	(104)
呕吐	(105)
郁症	(106)
黄疸	(108)
痢疾	(109)
泄泻	(112)

霍乱	(114)
疟症	(116)
水肿	(119)
消渴	(121)
痿症	(122)
血症	(123)
痉症	(128)
厥症	(131)
中风	(134)
眩晕	(138)
不寐	(140)
虚损	(142)
中毒	(147)

(外 疡)

乳痈	(147)
背痈	(148)
肺痈	(150)
肠痈	(150)
痔疾	(152)
脱肛	(153)
瘰疬	(153)
疔疮	(154)
搭手	(155)
环跳疽	(156)
横痃	(156)
流痰	(157)

(妇女病)

崩漏	(158)
痛经	(159)
产后	(160)
热入血室	(162)
附编:	(163)
医疗轶事	(163)
诗稿选	(171)
门人回忆录	(174)

菊为副，偕同门人吴涵秋等十余人，轮值应诊。医院设有病床六十余张，疫情严重时增至百余张，先生朝夕两次亲临诊视，审疫情病势，察方药煎制，查规则职守，视案卷记述。医院开办三又半月，活人无算。此外，还根据当时流行病况预煎汤药，一经诊断，即刻服用。同时印就防治霍乱协定处方，广为散发，一时前往索方者接踵而至，户限为穿。其仁术济世，为民造福之风，颇为人们赞赏。

先生自奉甚俭，不究衣着，不搞排场。终年一身对襟长衫，头戴卷边铜盆帽，脚穿布僧鞋。为人慷慨，亲友中有求助者，悯然矜恤，欣然解囊。见贫病者，视其家壁，即却其酬。当时甬地挂牌中医号金概收六角，先生只收取四角另六个铜板，而出诊收费独昂，如到慈城一次（约二十公里）收费四十八元，上海等地以天数计，除出诊费二百元外，逗留一天另加一百元。先生曾谓：“门诊之人，以贫病者为多，出诊多为殷实之家。既知出诊所费甚伙，倘非富有，断不会有此排场。”每遇病急邀诊者，虽子夜严寒，必投褥而起，从不稍迟。病重不能来诊者，其家人常候先生于途中，诉其情，邀至其家。先生欣然而往，毫无愠色，给药之外，赏以夙负，并屡访至病愈而已。先生怜悯疾者病苦，常施诊赠药（凭先生盖章处方，可径向药铺取药），每于端午、中秋、岁终由诸药肆向先生结算病家赊欠之费，有时竟几倾其所有，而先生仍不以为意。尝自书春联云：“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故鬻医数十年，家无余资。

先生医誉日隆，遐尔闻名，慕名负笈求学者踵至。《墓志铭》载：“医名噪于市，远近求疗治者，四面至，生徒诸门下问益，无虑数十百人……”先生授徒，定期五年，先读

《内》、《难》、《伤寒》、《金匱》、《本经》、《温热经纬》、《汤头歌诀》等基础著作，嗣后随师侍诊。叶天士《温热论》、薛生白《湿热篇》、王清任《医林改错》、陈修园《长沙方歌括》、周学霆《三指禅》，也属必修读本。陈士铎《石室秘录》、钱松《辨证奇闻》、程钟龄《医学心悟》等，均为同学课外阅读之书。先生精研医典、熟谙古文，故行文则驾驶自如，释义则心手相应。先生赞同孙思邈学医入门前要“读五经、读三史、读诸子、读庄老”的主张，强调学医要先治儒学。先生先儒后医。课徒亦实践自己的治学经验，家聘文坛宿儒，教授“四书”及诸子文学。尝谓弟子：“俗语说，‘秀才学行医，快刀切咸齏’，尔等倘能通晓经典，如握攻医之匙，否则犹如将登高而无云梯，欲渡江而无舟楫耳。”又说：“《医学入门》谓‘盖医出于儒，非读书明理，终是庸俗昏昧，不能疏通变化。’尔等倘有志于医林中发皇古义，发展广大者，终要从源到流，勤求博采，撷取精华，知常达变不可。”为造就新材，不辞辛劳。《墓志铭》载有先生课徒督教情景：“黎明，先生据案高坐，令诸生徒，背诵所习书文，琅琅满室中。其时病者方环集，先生则为之处方，问寒耶？热耶？众徒伺其后背诵之，或脱漏一、二字，即责其补上，边听边纠，已即又为处方，如是者习以为常。”先生谆谆告诫：“医虽小道，人命关焉，习于此，当于是处求之。愿汝细心研求，常存不足之心，自有日进可观，……若稍自满，非吾所望于尔焉！”勉励弟子精益求精，务谦虚，戒骄傲。生徒满师之际，还书赠条幅，以作座右之铭：“诊脉须静心体验，立方要先求和平，不可胆小，尤不可大意，勿以病小而玩忽，毋因病重而退缩，务求吾心之

所安，于理不错，自然于人有济！”

“古道论交轻富贵，洁心涉世笑炎凉。”先生饱学多识，襟怀坦荡，不拘小节，不畏权势，有古侠士之风。时人以其玩世不恭，咸称“范大糊”，先生乐而受之，不以为忤，且自号“古狂生”。诗稿中还有“风波万丈寻常事，兀立横流莽丈夫”之句，足见其生性耿直、豪爽，不随波逐流，对于世事之炎凉，则具冷眼相待的超然性格。其时军阀张宗昌，督军山东，拥兵数十万，然多乌合之众。邀先生诊病，因其湿困中焦，头昏神怠，纳呆便溏，遂书清震汤一方。张嫌其处方案语简短，药味精少，药价低贱。先生讥之曰：“用药如用兵，将在谋而不在勇，兵贵精而不在多。乌合之众，虽多何用！治病亦然，贵在辨证明、用药精耳。”四座惊骇，先生仍旁若无人，谈笑自若。1920年会稽道尹王庆澜，崇洋媚外，藉考试之名，图逐步消灭中医之实。伪宁波警察厅命令中医界集中考试，群医哗然而不敢与争。先生拍案而起，在报上揭露反动当局所出试题错误之处，指出“金匱论痰饮有四，其主治何在？”应为“金匱论饮有四，其痰饮主治何在？”并率领医界代表诘责当局，指出其险恶居心，迫使当局不得不收回成命。先生为加强团结，顶抗非难，互相砥砺，以求深造，联合各县中医，组织成立了宁波中医研究会。公推先生为会长而主其事。先生为振兴国医，不遗余力，切磋学术经验，撰述医学论文，提高学术水平。研究会编印《中医新刊》杂志，广为交流，延续十余期，在江浙等地影响颇大。

又1934年，因慈（慈溪）申（上海）两地药业商贾为象贝牟利而肇事，引起公讼，以致沪上药界拒进象贝，造成市肆象

贝缺如，凡处方象贝者，概以前胡代之，并以此几成惯例。先生风闻其事，出于公心，为申张正义，竟不愿瓜田李下之嫌，毅然在上海《申报》、《新闻晚报》及宁波《时事公报》等发表“启事”，指出“象贝事件”虽系药业间的争端，然用前胡替代象贝终非善策，强调医药事关人命，象贝断不能以前胡所替代。“启事”发表后，沪上国医界附和赞同者甚众，对先生不畏社会非议的大无畏精神、深为钦佩。先生的严正立场得到沪地医药界正义人士的支持和赞许，从而使这一不良做法得到纠正。

先生素好读书，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多所涉猎，工诗文，擅书法。《墓志铭》载：“雅好蒐集古今金石书画，间亦好诗。诗多称性之言，不事雕琢，往往有独到语……”平素喜与文学、艺术之士交往，座上客多有书卷气。“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品茶论书画，饮酒谈诗词，皆视为人生快事。当时，正值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先生悬壶行医，广与社会接触，加深了对人民生活的了解。故所吟之诗多反映时代苦难，对社会的鞭笞、人民的同情和对自己生不逢时的哀怨情感。如挚友病故，先生挥笔挽联：“克家有贤子孙，死而无憾！处身当恶浊世，生欲何求？”诅咒坏人当道，人民遭殃，则书春联“水深波浪大，人少畜生多”。先生残留诗稿一册，约四百首。构思新颖，形象鲜明，格调清晰，率直朴实，情意悠远，妙趣横生。咏吟如行云流水，琅琅上口。先生对王羲之书法奔放不羁、沉著凝炼，且有骨力，最为服膺，毕生学书多摹法二王，忙闲无间，寒暑不废。诊余有求书者，兴之所至，笔走龙蛇，秀媚雄浑，别具一格。我市商场市招，咸以得先生墨宝为荣。先生以诗书驰骋士林，

医理、诗文、书法被甬上士林誉为“三绝”。此外，先生还嗜好金石古玩，品赏书画，竟夕忘疲，如任柏年的丹青、梅调鼎的墨迹，最使先生心折。先生诊所亦挂有工笔丹青肖像一幅。晚年又得汉虎印一方，即不惜重金购之，且易字为文虎书法款署，多喜用之。

先生平生既忙于应诊，且无意著述。但对医籍批注甚勤，遗有《千金要方》、《伤寒来苏集》、《外台秘要》等眉批本二十余种，积贮医书八大箱，歿后遗赠“天一阁”。尚有《澄清堂医存》遗稿十二卷，借遭回禄。现仅存《外科合药本》一卷及临证医案七十余册。

学术思想探讨

先生儒而后医，家学渊源。平生治学严谨，直至晚年，学志不衰，诊余之际，手不释卷。在《雨夜》为题一首七律中写道：“可笑书灯不解事，有花偏向案头开”，可见其一丝不苟，孤灯伴读，好学不倦的治学态度。行医四十余载，精于内、外各科，学术上能知源识流，以流达变，上溯医经典籍，下及诸家之学，无不浏览，民间偏方、验方，亦很珍视，且能撮各家之长，融冶一炉。学术上强调治病求本，尤重运气变化，善于望神察舌，不废问闻按切；临床擅于治寒，亦长于治温；善用古方，好授峻剂，立方不拘常格，每能出奇制胜，振起沉疴，力挽重危。名闻遐尔，誉满医林，别开医风，自树一帜，堪称一代名医。其所遗医案，要言不繁，朴实无华，然也有瞬息百余言，层次分明，条理井然。兹就所得医案，探讨其学术思想如下：

学宗经典 旁参诸家

一、尊《内经》为医学源泉

《内经》一书，世称医家鼻祖。它全面地阐述了中医学术基础与理论原则，奠定了中医各科的基础理论与知识，长期以来，指导着中医各科的临床实践。先生尝言：“《内经》为医学源泉，《伤寒》、《金匱》承先启后，实后学之

准绳”。对医经典籍，穷微极本，至烂熟，告诫门人“岂可不熟读也哉！”临床应用也就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如根据《内经》“治病必求其本”，“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的理论，强调指出：“治病未求其本，故而不效，”“一病之起，必有其因，症形虽多，必有重心。”意在病情演变过程中，虽错综复杂，但需审证求因，抓住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为论治提供可靠依据。如是在临证中亦常引经据典，分析病因、病机。如郑案曰：“此证全是湿，经曰：‘因于湿，首如裹……大筋软短，小筋弛长’即此证也”。方用河间清震汤，以健脾燥湿，轻精升阳。正由于辨证重在求本，异病同治，此方亦常用于夏秋间感冒挟湿及湿邪阻肺之咳嗽而得效。又如治江北岸徐姓巨商，因行情莫测，日夜犹虑，久而酿成失眠，由于前医迎合富人心理，不重辨证，迭进健脾养血宁心之剂，历经医治无效。先生笑曰：“夫子之疾，形气有馀，脉气亦有馀，何可犯实实之戒。《素问·玉机真藏论》曰：‘太过则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颠疾’。《素问·至真要大论》又谓：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是也。”因授王氏血府逐瘀汤去桔梗加参三七。药中病所，一服夜卧泰然，连服十五剂得能深睡。后时隔二月，旧患又作，复来求治，先生察其脉两关尚弦，口苦咽干，舌红苔黄，证虽属实，因由不一，认为证属肝火旺而魂不入舍，上走空窍”所致，“不泻其龙雷之火，卧岂能宁乎”！故用龙胆泻肝汤，服药五剂而安。药随证移，迥然有别，同病异治，堪称范例。

先生遵《内经》：“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的原则，还十分强调因人、因时制宜。如对臌胀的治疗，因病有标本，治有缓急，常根据具体证情与体质而定先后补泻。古方如